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周紀三

起慎親王元年盡報王十七年凡二十有三年

慎親王

諱定顯王之子也此復蓋也以諡法言之諱法敏以敬曰慎柔德安眾曰靖在位六年

三年

秦惠文王十八年楚懷王九年齊宣王韓宣惠王十年衛更

貶號曰君

顯王二十三年衛已貶號曰侯介於秦魏之闕閔日以削弱因更貶其號曰君

二年

秦惠文王十九年楚懷王十年齊宣王韓宣惠王十年秦伐

韓取鄆

春秋晉敗楚師於鄆陵卽此鄆也班志作傷陵屬潁川郡○鄆音優又去聲

魏惠王薨子襄

王立

索隱曰系本日襄王名嗣考異曰史記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二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哀王二十三年

卒子昭王立六國表魏于元辛亥終丙戌襄王元丁亥終千寅哀  
王元癸卯終乙丑按杜預春秋後序云太康初汲縣有發舊冢者  
大得古書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紀惟特  
記晉國起自瑋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皆用夏正編年相  
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哀  
王子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  
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  
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蓋謂之今  
王裴駢魏世家注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  
者魏惠成王子按大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  
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爲五十  
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  
卒大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  
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彼既魏史所書魏事必得  
其真今

孟子入見而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  
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  
之閒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

是孰能禦之孟子遂去魏適齊

癸三年

惠秦文王二十年楚威王十一年齊宣王韓宣惠王十五年趙武靈王八年魏襄王卅元年燕王噲三年楚趙

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

地志云謂道形如函孫卿子所謂素有松柏之塞是也

秦人出

兵逆之五國之師皆敗走 宋初稱王

卅四年

秦惠文王二十一年楚懷王十二年齊宣王韓宣惠王卅四年 秦敗

韓師於脩魚斬首八萬級虜其將鯨申差於濁澤

鯨申差二將名濁澤年表作觀

澤括地志觀澤在魏州頓邱縣東十八里○鯨音搜又去聲

諸侯振恐 齊大夫與蘇秦爭寵

使人刺秦殺之秦且死謂齊王曰臣卽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

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

者果自川齊王因而誅之 張儀說魏襄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

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楚韓齊趙之境

成字

從人從戈人荷戈所以成也梁地

南接楚西接韓東接齊北接趙

說文亨民所安定也

道路所舍也障堡障也隔

也塞也所以隔塞敵人也

於洹水之上

洹音袁

結爲兄弟以相堅也

事見上卷顯王二十六年

今親兄弟同

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

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

後漢志卷縣屬河南郡酸棗縣屬陳

也○卷故城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衍亦地名酸棗即今之延津

縣陽晉故城在兗州府曹縣西北

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則梁不北梁不

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爲大王計莫

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

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

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

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

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搢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蓋扼人主賢

其辨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眾口鑠

金積毀銷世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人臣委身以事君身非我之有矣故於其

乞退也謂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於秦張儀復歸相秦

魯景公薨子平公旅立

五年秦惠文王二十二年楚懷王十三年齊宣王韓宣惠王十七年趙武靈王十年魏襄王三年燕王噲五年巴蜀

相攻擊巴春秋巴子之國蜀蘇鐵魚鳧之役華陽國志曰昔蜀于封其弟於漢中號曰苴侯因命其邑曰苴萌苴侯與巴王

爲好後巴與蜀爲讎蜀王忽伐苴侯苴侯奔巴巴求夢於秦秦伐

蜀蜀王敗死秦滅蜀因遂滅巴苴置巴蜀二郡史記正義曰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熱江縣也宋白曰巴子後理閬俱告中務雄蜀本紀曰蜀王本治廣都樊鄉徙居成都○閬音浪

急於秦秦惠王欲伐蜀以為道險限難至漢與狹同漢書道充國傳注山峭而夾水曰懸

尉繚蜀王本紀曰天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後秦惠王欲伐蜀不知道遂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欲以遺蜀蜀王負

力而貪乃令五丁開道引之秦因使張儀司馬錯而韓又來侵猶引兵尋路隨之儀所開路曰金牛又謂之石牛道

而韓又來侵猶說文猶獵也居山中聞人聲深登木無人乃下世謂不

深未能決決曰猶深一說隴西謂犬子為猶犬導人行忽先忽後

故曰猶深又一說猶深犬也犬為人行好先行卻住以俟其人百步之閒如是者數四先者深也途曰猶深

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

攻新城宜陽伊水洛水河水為三川秦後置三川郡漢改為河南郡

新城縣在州南七十里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以臨二周之郊補註公羊傳曰申

周者何王城也高誘曰西周王城今河南也東周成周今洛陽山

索隱曰周考王封其弟於河南為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

惠公立其長子曰西周公封少子於鞏仍據九鼎昔夏禹貢金九

按圖籍圖籍謂天

鼎於郊鄆贊之以為三代共葬。郊鄆音夾厚

按圖籍圖籍謂天

周官職方氏所掌是也

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

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

周禮大宗伯註云朝

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人君

斯且親政貴早發時爲朝

而王不爭焉願爭於戎翟去王業遠

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

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

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

之譬如使豺狼逐羴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

不傷眾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

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

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

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

周室爲天下所齊韓之與國也



韓國相親睦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

者謂之與國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

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完全也言以兵伐蜀十全必取也王從錯計起兵伐蜀

十月取之甯錫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於涪魚鳧蒲澤開明從開明上刊蠶叢積四萬八千歲故李白詩云蠶叢

及魚鳧開國何茫然邇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然按咸

都記柏灌魚鳧皆蠶叢子魚鳧治導江縣嘗獵蒲山得乘虎而去

杜宇遂繼魚鳧王于蜀或曰望帝以荆人鵲雲為相令鑿巫峽通

水自以德不若蠶遂禪以國蠶既受禪號曰開明則自蠶叢至開

明特四世耳何得有四萬八千歲乎恐本紀與成都紀皆荒唐不足信也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

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置富厚輕諸侯蘇秦既死秦弟代厲亦

以遊說顯於諸侯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於齊而

還燕王喻問曰齊王其綏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

於是燕王專任子之鹿毛壽謂燕王曰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能讓

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

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而以啟入爲吏

索隱曰人稱臣也謂以啓臣爲益吏

及老而

以啟爲不足任天下傳之於益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

傳天下於益而實合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

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綬自三百石吏

已上而效之子之

後漢書輿服志曰三王俗化雕文詐僞漸生始有印綬以檢姦萌周禮掌節有節節鄭氏註云

今之印帶也綬組綬也古者佩玉以綬貫之漢承秦制秦與墨綬

諸王以下印以金銀銅爲差綬以赤紫青黑黃爲差印信也刻文

合信也綬受也轉相授受也三百石吏銅印黑綬或黃綬王制諸

侯大國之卿食祿以田計之爲三十二夫之入畿國之卿食祿萬

鍾其僭差不度甚矣漢制三公秩萬石至於斗食

子之南面行王

事而噲老不聽政願爲臣

顧反也

國事皆決於子之

爲後燕亂張本

六年

秦惠文王二十三年楚懷王十四年齊宣王韓宣惠王十八年武靈王十一年魏襄王四年燕王噲六年

王

崩子報王延立

報王上

劉伯莊曰報王之甚也輕微危弱寄住東西足爲慙報故號之曰報竊法本無報字也 在位五十九年

降於秦

紀元年

秦惠文王二十四年楚懷王十五年齊宣王韓宣惠王十九年趙武靈王十二年魏襄王五年是年齊後燕王噲凡

三年

秦人侵義渠得二十五城

義渠戎國在按上卷頭王四十二年秦縣義渠以其君爲臣是已得

義渠矣今又侵得二十五城何也蓋先此秦以義渠爲縣君爲臣雖臣屬於秦義渠之國未滅也秦稍謹食侵其地今得二十五城義渠之國所餘無幾矣蓋秦兼并諸侯不盡其國不止也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數梁傅苞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毀宮室曰伐

魏人叛秦秦人伐魏取曲沃而歸其人又敗韓於岸門

續漢志

川郡穎陰縣有岸亭注引徐廣云岸亭卽岸門括地志岸門在今許州長社縣東北二十里今名長武亭 初秦韓之

戰於濁澤也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而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

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倣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秦韓并兵南向此秦之所廟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臣爲之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載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韓信王之救己則韓德王必不爲雁行以來兵雖至國不大病矣若韓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恃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悅乃倣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謂韓王曰倣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敵邑將以楚徇韓韓王大悅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援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

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者也秦欲伐楚楚乃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疆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遂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患也兵爲秦禽智爲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明也 燕子之爲王三年國內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王令人謂太子曰寡人聞太子將飭君臣之義併整也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惟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眾使市被攻子之不克市被反攻太子搆難數月死者數萬人百姓惴恐惴痛也齊王命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以伐燕都邑之大者北地齊之北境也蓋漢千乘齊河海之地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醢內也遂殺燕王

噲齊王問孟子曰或謂寡人勿取燕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  
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  
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  
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簞竹筥也問曰簞力以筒豈有他哉避水  
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諸侯將謀救燕齊王謂孟  
子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  
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俟我后后來其蘇書仲  
蘇之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  
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  
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

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

記曲禮曰八十九日齊註云齊情忘也

止其重器

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齊王不聽已而燕人叛

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乃見孟子曰周公何人也

曰古聖人也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商

古殷商通稱商者以始封爲殷箕殷者以都至爲商

辨按孟子陳賈只云監殷今通監云監商遊宋廟諱也管叔以商畔也周公知其將畔而使

之與曰不知也陳賈曰然則聖人亦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元

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

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

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寔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

攻伐爲賢而處士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

德推明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說爲已任是以所如不合遂致

爲臣於齊而歸則然歎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及卒門人公孫丑萬章之徒相與記其所言爲書七篇 顏觸嘗見齊宣王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其使觸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黨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黨也是以堯有九佐九官舜有七友七友陶

嶺牙怕陽東不

禹有五丞

金樓鼻

湯有三輔

泣伯仲

自古及今而

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



病且厭受教爲弟子觸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食  
慶都後屬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貴貴矣然太璞不完  
士生於鄙野推遷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屬願晚食  
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遂去弗顧 王斗見齊宣王宣  
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  
諫不諱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  
王忿然作色不悅有閒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故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今王有四焉宣王悅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夫扞  
之焉能有四哉扞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  
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  
好士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斗曰世無騏驎騾耳王之馴

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  
王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 是歲齊宣王薨子湣

王地立

威二年

秦惠文王二十五年楚懷王十六年齊湣王地元年  
趙武靈王十三年魏襄王六年韓宣惠王二十年

秦右

更疾伐趙

右更秦爵第十四師古曰左右中  
史皆主領更卒而部其改使也

拔蘭虞其將莊豹

秦王欲伐齊患齊楚之從親乃使張儀至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

聽臣閉關絕約於齊

閉關者古之列國各置關尹敵國賓至關尹  
以告則行理以尊逆之閉關則罪絕其使不

爲通也

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

箕帚之妾

猶言備  
兩擇也

秦楚嫁女娶婦長爲兄弟之國楚王悅而許之羣臣皆賀

陳軫獨弔王怒曰寡人不與師而得六百里地何弔也對曰不然  
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王曰

有說乎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賜之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張儀詳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既閉關絕約則齊楚之信使不通故齊王大怒折節以事秦齊使宋遺借宋符以至齊○詳音伴秦之交合張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東西曰廣南北曰袤○裏音茂使者怒還報楚王楚王大怒欲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并力而攻

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屈匄帥

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

按史記得里子傳庶長章姓魏

配三年

秦惠文王二十六年楚懷王十七年齊湣王二十二年趙武靈王十四年魏襄王七年韓宣惠王二十一年

春秦

師及楚戰於丹陽

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對昭日南郡枝江縣有丹陽秦即秦破楚處李莖輿地紀勝曰丹陽在

今歸州秭歸縣東入里屈沱楚王城是也余按楚還屈匄伐秦秦發兵逆擊之枝江之丹陽則距郢遙近秭歸之丹陽則不當秦楚之路索隱因下文遂取漢中即謂丹陽在漢中皆非也此丹陽謂丹水之陽班志丹水出上洛冢嶺山東至析入鈞水其水蓋在宏農丹水析兩縣之間武關之外也秦楚交戰當在此水之陽楚師既敗秦師乘勝取上庸路西入以收漢中其勢易矣楚師

大敗斬甲士八萬虜屈匄及列侯執珪七十餘人

執珪楚爵也執珪而朝者也

遂取漢中郡

自兩關成固至新城上庸是皆漢中郡之地釋名曰郡羣也人所羣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

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爲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楚王悉發國

內兵以復襲秦戰於藍田

班志藍田縣屬京兆秦孝公置史記正義曰藍田縣在雍州東南八十里從藍

田淵入藍田縣時楚襲秦漢入霍廷周禮楚師大敗韓魏聞楚之

王之次美者曰藍此縣山出玉故以名縣

楚師大敗韓魏聞楚之困南襲楚至鄧

鄧春秋鄧國之地班志鄧縣屬南陽郡杜預曰鄧陵縣東三十五里所謂在古召陵四十里者也

楚人聞之乃引兵歸割兩城以請平於秦

燕人其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昭王於破亡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

燕孤極知燕小力少

臧文仲曰列國有凶稱孤禮也杜預曰列國諸侯無凶則稱寡人○隗音危上聲

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其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

者得身事之郭隗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

國與役處屈節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

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則若己者至憑几據杖盼視指使則

廡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咆哮則徒隸之人至矣

○唯音講  
响音吼叱

趁入弊端  
當沒切

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

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

誰朝而可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

春秋以來

諸侯之國有涓人秦漢之國有中涓師古曰涓潔也言其在中  
主知潔清澆掃之事蓋王之親隨左右也應劭曰涓人如謁者馬

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

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

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

附錄說  
苑云燕

昭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取薊入城何如郭曰騷擾煩之  
下以孤之不自得承宗廟恐社稷之危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  
臣其名臣其實師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霸者之臣其名臣其  
實僕危困國之臣其名臣其實虜今王將自東面目指氣使以求  
臣則廡役之才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  
才至矣北面等禮不察之以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而送

巡以求臣則飾德之才至矣誠欲與王霸同道隄防爲天下之士開路

於是士爭趣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爲亞卿任以國政

爲燕用樂毅破齊張本○劇辛極

韓宣惠王薨子襄王倉立

庚辰四年 秦惠文王二十七年楚懷王十八年齊湣王三年趙武

襄王十五年魏襄王八年韓襄王合燕昭王平元年

蜀

相殺蜀侯

蜀相蓋陳莊也

秦惠王使人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

中地

武關左傳之少習地在漢安農郡析縣西百七十里道通兩

洛縣東武關之外蓋秦丹析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

儀而獻黔中地張儀聞之請行王曰楚將甘心於子

補說殺以自快日甘心

秦何行張儀曰秦強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

靳尚靳尚得事幸姬鄭袖袖之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

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上庸六縣及美女贖之庸

春秋庸國班志上庸縣屬漢中郡史記正義上庸縣今房州宋白曰今房州竹山縣古城卽漢上庸縣王重地尊秦

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鄭袖日夜泣於楚王曰臣各爲其主

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王

乃赦張儀而厚禮之張儀因說楚王曰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

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

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江水出蜀郡滿氏道之岷山故謂之岷江釋名曰江

共也小流入其中所公共也一日行五百餘里不至十日而拒扞關徐廣曰巴

有扞關史記正義曰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扞關楚之西境從竟以東

在峽州巴山縣界謂扞關以東也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塊志巫縣屬南郡鄒道元曰縣故楚之巫郡杜預曰今歸州巴東縣是也

秦舉甲出武關則北地絕北地楚北境之地秦兵之攻楚也危難

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夫待弱國之救忘疆

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夫待弱國之救忘疆



秦之禍此臣所爲大王患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秦楚長爲兄弟之國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

黔中地乃許之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

韓有宜陽成皋南盡

魯陽皆山險之地

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

民不厭糲糠地不過九百里國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郭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置甲百餘萬軍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跽踞

跽踞音徒居

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眾探前跌後

跌音

跌蹄闕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

甲徒褻以趨敵

冑今謂之兜鍪

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

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

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

孟賁烏獲古之勇士

無異坐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

必無幸矣

三十斤爲鈞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皋則王之國

分矣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以攻

楚以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許之張儀歸報秦王封以

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

晉地廣民眾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

計其實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

河外秦蓋

以河東爲河外梁則以河西爲河外張儀以秦言之也

趙王入朝割河閒以事秦

河閒趙地漢文帝二年分爲河閒臨淄從曰

在兩河之間唐爲瀛州

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境

漢泰山城

陽齊南境之地也

悉趙兵度清河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之有也

博關在齊州之

西境博陵史記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清河指博關則還河以南臨菑卽墨危矣

國一日見攻雖欲

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

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事見上卷顯王三十六年大王之威行於

山東敝邑恐懼繕甲厲兵力田積粟愁居備處不敢動搖惟大王

有意賢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事見慎觀王五年并漢中事見上

包兩周元年張韓魏則包兩周矣守白馬之津班志白馬縣屬東都水經注白馬津在白馬城之西北白馬城

唐爲滑州治所開山圖曰白馬津東可二十許里有白馬山山上常有白馬羣行悲鳴則河決馳走則山崩後人因以名縣及津

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涇池

康曰涇池趙邑余按趙與韓魏接壤韓有野王上黨魏有河東河內而涇池則秦地也漢爲縣屬宏農郡趙安能越韓魏而有之康

說非是○音閔兒二音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言欲自涇池北渡河又自此乘涇漳水而進據番吾此亦張聲

琴以臨趙也爵吾即漢常山郡之潞吾也對音曰史記番吾君杜預云晉之蒲邑也此說非括地志番吾故城在恆州房山縣

東二十里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武王伐紂於

亥陳於商郊

甲子昧爽刺帥其旅若林會於牧野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  
遂以勝殷若紂張儀引以索道其有所侮而動亦已其矣 謹使

使臣先開左右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

魚鹽之地齊東源於海濱濱廣斥魚鹽所出此時齊未嘗獻地於秦張儀說以恐動楚耳此斷趙之右

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今秦發

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鄭元云一縱一橫爲午謂交道也告齊使

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史記正義曰河外謂

鄭滑州北臨河余謂此河外亦因鄭而言之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

必四分其地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相約而口相結常爲

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張儀乃北之燕說燕王曰今趙王已入朝

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虞氏記曰趙自五原河曲秦長城東

至陰山又於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諱焉

邊見羣鶴遊於雲中徘徊經日見火光在其下乃卽其處築城今

雲中城是也宋白曰勝州榆林縣界有雲中古城趙武侯所築秦  
置雲中郡唐爲單于都護府班志九原縣屬五原郡漢之五原卽  
秦之九原郡也唐爲豐鹽等州之地宋白曰唐豐州治九原縣按  
雲中九原皆在燕之西秦自上郡朔方下兵則可至史記正義曰  
古雲中九原郡皆在勝州雲中郡故城在榆林東驅趙而攻燕則  
北四十里九原郡故城在勝州西界今連谷縣是

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

水經注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開鄉西山東屈關城西南卽燕長城門也易水又

歷長城而東過范陽容城安次泉州縣南而東入海

且今時齊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

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長無齊趙之患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

城以和

常山卽北嶽恆山也漢文帝諱恆改曰常山恒常山郡班志常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其尾則燕之西南界

張儀歸報未至咸陽秦惠王薨子武王立

索隱曰武王名壽

武王自爲太

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羣臣多毀短之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

有隙者爲有隙人之皆叛衡復合從

五年

秦武王萬元年楚懷王十九年齊湣王四年趙武王張儀說

秦王十六年魏襄王九年韓襄王燕昭王二年

秦武王曰爲王計者東方有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臣聞齊王甚憎臣臣之所在齊必伐之臣願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齊必伐梁齊梁交兵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於梁齊王果伐梁梁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齊罷兵乃使其舍人之楚借使謂齊王曰借使言借楚人以爲使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齊必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伐梁齊梁交兵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閒伐韓入三川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

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乃解兵還張儀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其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紛徧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孟子論之曰或謂公孫衍張儀豈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火滅孟子曰是惡足爲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謂大丈夫

楊子法言曰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

也曰甚矣鳳鳴而驚翰也然則子貢不為歟曰亂而不解子貢

恥諸

太史公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諸國公曰考其年與事皆不合蓋六國遊說之士託為之辭太史公

不加考訂因而記之楊子雲亦據太史公書發此語也

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或曰儀秦

其才矣乎跡亦不蹈已

宋咸曰蹈履也言儀秦之才術超卓自然不踐循舊人之跡

曰昔在

任人帝而難之

書舜典而難任人孔安國注云任佞也難拒也言佞人則斥遠之

不以才乎才

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秦王使甘茂誅蜀相莊

四年蜀相殺蜀侯武王故誅之

秦王魏王會於臨晉

璣

臨晉縣屬馮翊故大荔也秦取之更名臨晉應劭曰臨晉水故名

臣瓚曰晉水在河之東北此縣在河之西不得臨晉水舊說秦築高

壘以臨晉國故曰臨晉韋愷太子賢曰臨晉故城在今同州朝邑

臨晉縣東南十八里故解城是也後魏改為北解縣州省隋分倚

氏縣置桑泉縣唐天寶十二載改臨晉縣天寶之改縣必有所據

則應劭臨晉水之說未可厚非秦之臨晉在河西臣瓚章懷之說皆是也



壬六年

秦武王二年楚懷王二十年齊湣王五年趙武靈王十七年魏襄王十年韓襄王燕昭王三年

秦初置丞

相以樗里疾爲右丞相

應劭曰丞者承也相者助也荀悅曰秦本

樗里疾秦惠王之弟也高誘曰按居渭南之陰鄉其里有大樗樹故號樗里子。樗音樗。

丑七年

秦武王三年楚懷王二十一年齊湣王六年趙武靈王十八年魏襄王十一年韓襄王四年秦魏會

於應

左傳曰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杜預注云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余按襄陽無城父縣後漢志潁川父城縣內亦有應縣古

應國也括地志曰故應城因應山爲名古之應國在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應卽今之葉縣屬南陽府河東臨晉有應亭秦魏之

會必是此處不然魏安得越韓之都而會於楚地之應鄉哉。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而令

向壽輔行甘茂令向壽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甘

茂於息壤而問其故

柳宗元曰地長隆然而起夷之而益高者爲息壤吳書有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意

者此所謂息壤蓋以地長得名爾遂高誘曰息壤非一今荆州南門外有石如室宇陷入地中不可犯以畚鍤唐元和中荆州人掘

得一石其狀與江陵城同徑六尺八寸徙而棄之是年雷雨不止復埋此石乃止又永州府城南故龍興寺東北原有堂堂之地隆

然而起狀若鳴吻色若青石出地廣四屯高一尺五寸河爲堂時  
夷之而益高凡持畚者盡死人以爲神自是不敢犯又隆州籍縣  
前一里有地畝餘踏之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杜佑曰春秋列

軟動長老云息壤也國相滅多以其  
地爲縣則縣大而郡小故趙鞅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於  
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善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  
陵泰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  
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雁門雁之所育是也或  
以號令夏禹合諸侯大計東冶之山會計因名會稽是也今王

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數險謂函谷及三峭之險魯人有與會參同姓名者殺

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

走臣之賢不若會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

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事見一卷

威烈王二十三年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篋竹筒也樂羊再拜稽

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稽首首至極也今臣羈旅之臣也甘茂楚下蔡人故云

然樛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譏之

樛里子之母韓女也

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

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

公仲侈韓相也

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

於息壤秋甘茂庶長封帥師伐宜陽

甲八年

秦武王四年楚懷王二十二年齊湣王七年宣武王十九年魏襄王十二年韓襄王燕昭王五年

甘茂攻

宜陽五月而不拔樛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甘茂三鼓之而卒不上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以宜陽餌王也今攻而不拔公孫衍樛里疾控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終無伐之日已明日鼓之而不下請以宜陽之郭爲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一鼓而宜陽拔斬首六萬初秦之伐宜陽也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治能自免也爲其必克吾欲先據

以加德焉陳軫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  
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以獵者  
知其詐僞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網而  
進者必眾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請  
和也秦王既拔宜陽有驕色以齊楚不足平也或謂秦王曰臣竊  
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  
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  
失齊驕也敗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爲  
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  
惟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爲三家  
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

爲勾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擁天下之國徒兩周之疆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於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而不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爲權故曰先得齊宋者受伐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鏖韓氏鏖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鏖魏氏鏖則秦孤而受

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爲天下笑矣 秦武王嘗有

疾召扁鵲視之扁鵲請除之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

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王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

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我以此知秦國之政也武

王好以力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八月王與孟說舉鼎

絕脈而斃 脈者係絡臍腑其血運分行於支體之閒人舉重而力

不能勝故脈絕而死按史記甘茂傳云武王至周而卒

於周蓋舉鼎者舉九鼎也世家以爲龍文赤鼎 族孟說武王無子異母弟稷爲質於燕國

人逆而立之 逆迎也 是爲昭襄王昭襄王母芊八子 芊楚姓也秦制

夫人又有美人夏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美人爵 楚女也實

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芊音米 宣太后 趙武靈王北略中山之地 略地之師速而疾且預曰至

房子

莊志房子縣屬常山郡史記正義曰房子今趙州縣宋白曰天寶元年改曰臨城

遂至代北至無窮

自代北出塞外大漠數千里故曰無窮

西至河登黃華之上

補註黃華山在彭德府林縣西二十里一名林

慮山山有三峯名仙人樓玉女臺魯般門下有黃華谷其巖出瀑布又有抱犢困馬鞍山栖霞谷金王庭筠嘗隱居於此與肥

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雖驅世以笑我

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國人皆不欲羣臣之中有趙文趙造

周紹

紹音

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王曰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

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

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

也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公子

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

補註公子成也王之叔父也

國聽於君

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己也制國有常利民

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

德微其下

及故先論於賤卑賤者感其德則德廣所及可知矣法行故願慕  
自賁近始故先信於賁賁近者奉法則法之必行可知矣故願慕  
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聞中國者聖  
賢之所教也禮樂之所用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則效也  
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道逆人之心臣願王熟圖之也  
使者以報王曰往請之曰矣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  
聖人觀鄉以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鄉異而  
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

其事不同其禮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

取有齊中山按趙邯鄲鄆東接於齊中山在其東北故史記趙世家載武靈王之言曰吾國東有河薄落之水與齊中

山同之蓋河薄落之水在趙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史

正義曰營州之境即東胡烏丸之地林胡樓煩則鼠勝之北也班  
志雁門郡樓煩縣應劭注云故樓煩胡地鼠勝以南石州南石州



等七國時趙退也與秦隔河晉潞澤潞等州皆七國時韓地趙之西邊也○樓煩郡今之尚嵐州今無騎射之備

則何以守之哉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

圍鄆微社稷之神靈則鄆幾於不守也鄆趙邑漢光武改為高邑隋唐爲柏鄉縣地唐屬趙

定府之柏鄉縣先君醜之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

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以忘鄙事之醜非寡人

之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

而招騎射焉

九年秦昭襄王二十三年楚懷王二十三年齊湣王八年秦昭

王使向壽平宜陽平正也邾也正宜陽之疆界而和其民人也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

甘茂言於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史記正義曰武遂本屬韓近平陽楚世家云韓先王之墓在平陽武

遂去之七十里夫年秦拔宜陽因涉河城武遂今復歸之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由此怨讒

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

珠志蒲阪縣屬河東郡舊曰蒲應劭曰秦始皇東遷見長阪因加阪云邦

地志蒲阪故城在蒲州河中縣南五里

樛里子與魏講而罷兵甘茂奔齊出關遇蘇

代曰君聞江上之處女乎蘇代曰不聞曰江上之處女有徐吾者

東海貧婦也與其鄰婦李吾合燭夜織徐吾燭不屬或謂李吾曰

徐吾燭不屬請無與夜徐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先去常後掃室布

席以待來者坐常居下爲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增

暗去一人燭不爲增明何愛餘光之照四壁者乎今臣不肖棄逐

於秦願爲足下掃室布席蘇代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見秦王曰

甘茂賢士其居秦累世矣自彼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矣彼居

齊必謀秦不如重贖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秦王卽以

上卿迎甘茂茂不往蘇代謂齊王曰秦迎茂茂德王故不往王若

不畱茂茂必往秦以茂之賢而擅用張秦之眾則齊危矣齊王乃

以茂爲上卿 趙王略中山地至甯葭

水經注衛漳水東北歷下博城西又西運集鄉縣故

城南又東引葭水注之○葭音加

西略胡地至榆中

水經注諸次水出上郡諸次山其水東逕榆林塞世又謂

之榆林山即漢書所謂榆溪舊塞者自溪西去悉榆柳之藜緣歷沙陵屈從於西止故云廣長榆也王恢下樹榆爲塞謂此蘇林以爲榆中在上郡非也按始皇本紀西北逐匈奴自榆中而西以東屢之陰山然榆中在金城東五十許里陰山在朔方東以此推之不得在上郡余謂蘇林之說固未爲盡而道元所謂榆中在金城東五十許里亦非也據舊唐書取河南地按榆溪舊塞正在唐驍勝二州界其西則接古上郡之境況諸次水出上郡涇榆林塞入河則榆中在上郡之東明矣諸次水無西流至金城榆中之理夷考其故道元特以班志金城郡有榆中縣遂奉合以爲說不知此一節之誤尤甚於蘇林也史記正義曰榆中勝州北河北岸也杜佑曰勝州榆林郡

胡胡秦榆林塞

林胡王獻馬

如道曰林胡即蘇林余謂此歸使胡種落依阻林薄因曰林胡

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賈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

胡致其兵 楚王與齊韓合從或謂韓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

則舟沈矣塞漏舟而輒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爲善於辭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輒陽侯之波也

西

十年

秦昭襄王二十一年楚懷王二十四年齊湣王九年趙武靈王二十一年韓襄王十四年韓襄王燕昭王七年彗星

見彗星世所謂掃星本類星末節彗小者數十長者竟天見則兵起主掃除除舊布新唐史臣曰彗體無光傅曰以爲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爲災又曰彗星彗之屬也偏指曰彗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非常惡氣之所生災甚於彗也文書謂五星之精曰彗彗星流爲蒼彗或曰彗星散爲赤彗黃彗太白辰星變爲白彗黑彗○填讀曰彗

趙王伐

中山取丹邱爽陽鴻之塞又取鄆石邑封龍東垣

史記正義曰丹邱邢州縣余族

隋唐志邢州有內邱縣漢之中邱縣也未有丹邱不知其何據爽陽鴻之塞史記作華陽鴻之塞括地志曰北岳別名曰華陽塞即常山也在定州恆陽縣北百四十里徐廣曰鴻作鴻鴻上故關今名汝城在定州唐縣東北六十里又有鴻上水出唐縣北葛洪

山山接北岳恆山皆在定州界班志石邑縣屬常山郡井陘山在西括地志石邑故城在恆州鹿泉縣南三十五里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恆州鹿泉縣南四十五里邑蓋因山爲名洪氏錄障蔽後漢所立白石碑云常山國元比縣界有封龍山東垣節漢真定國

之與定縣漢高帝更名史記正義曰趙之東中山獻四邑以和

秦宣太后異父弟曰穰侯魏冉同父弟曰華陽君平戎王之同母

弟曰高陵君頊涇陽君暉魏冉最賢秦封穰侯於陶陶即范蠡所居陶邑孟康曰陶即定陶班

志定陶縣屬濟陰郡下云封於穰與陶穰縣屬南陽郡去定陶差

遠水經注曰穰侯封於穰益封於陶其免相也出之陶而卒陶有

二水枝渠東北出為門水水東北歷華之山華陽也班志高

陵縣屬焉胡涇陽縣屬安定杜佑曰京兆涇陽縣乃秦封涇陽君

之地漢涇陽縣在今平涼郡界涇陽故城是也宋白曰雍州涇陽

本秦舊縣與杜佑同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薨諸弟爭立惟魏冉力

能立昭王惠王即惠文王昭王即位以魏冉為將軍衛咸陽是歲

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謀作亂魏冉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

惠文后昭悼武王后即秦武王嫡母也悼武王后昭王嫡母也悼武王后出居於魏悼武王后昭王嫡母也王兄弟不善者

魏冉皆滅之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魏冉為政威震秦國為魏冉

張

百一十一年

秦昭襄王二十二年楚懷王二十五年齊湣王十年趙武靈王二十二年魏襄王十五年韓襄王燕昭王八年

王楚王盟於黃棘

史記正義曰黃棘蓋在房襄二州余按瑋志南陽郡有棘陽縣應劭曰縣在棘水之陽

秦

復與楚上庸

三年秦改楚師處屈句取楚上庸上庸即今厚陽府之竹山縣

戊午十二年

秦昭襄王二十四年楚懷王二十六年齊湣王十一年趙武靈王二十三年魏襄王十六年韓襄王九年

彗星見

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

晉陽按史記世家作陽晉其地當在蒲阪之東風陵之西大河

之陽日本晉地也故謂之陽晉蘇秦所謂衝陽晉之道蓋以傳境有陽晉故在衝境者稱衝陽晉以別之括地志曰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水經註函谷關西北隔河有崇阜巖然獨秀世謂之風陵鄭道元所謂函谷關瀆關也史記正義曰封陵在蒲州唐志河中府河東縣南有風陵關今若據括地志則晉陽亦通○蒲州者以其山有長阪也即今之蒲州

遂九年秦紀

齊韓魏以楚負其從親

九年楚與齊韓合從十一年

是即負之也

合兵伐楚楚王使太子橫為質於秦以請救秦客卿通將

兵救楚三國引兵去 楚大夫屈原者楚之同姓也為懷王左徒  
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  
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而害其能  
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  
屈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  
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原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  
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離騷者猶離憂也

司馬遷曰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  
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原正  
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聞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

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學下道齊  
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  
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適  
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  
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  
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記**十三年

秦昭襄王五年楚懷王二十七年齊湣王十二年趙武靈王二十四年魏襄王十七年韓宣惠王三十年

秦王魏王韓太子嬰會於臨晉韓太子至咸陽而歸秦復與魏蒲  
阪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者太子殺之亡歸

楚太子質秦而亡歸復質於齊

蔡以爲言而謗陷其父齊案其父出兩要之以利



十四年

秦昭襄王二十八年楚懷王二十八年齊湣王十三年趙武靈王二十五年魏襄王十八年韓襄王燕昭王十一年

日有食之既

秦人取鞏穰

班志穰縣屬南陽郡以時考之當屬楚然韓得潁川之地非南陽接壤七

國兵爭疆場之間一波一北或者

蜀侯輝叛秦秦司馬錯往誅

之時

韓昭王二十五年魏襄王十八年韓襄王燕昭王十一年

秦庶長奭

會韓魏齊兵伐楚

亡歸之怨敗其師於重邱殺其將唐昧遂取重

邱春秋之時有兩重邱衛祭制飲馬於重邱比預曰魯邑諸侯同

盟於重邱杜預曰齊地時楚之境皆不至此呂氏春秋曰齊令

章子與韓魏攻荆荆使唐蔑將兵應之夾泚而軍章子夜襲之斬

入於泚水意者重邱即瓦邱也○重邱在東昌府城東南跨莊平縣界○瓦音紫

奔齊

十五年

秦昭襄王二十九年楚懷王二十九年齊湣王十四年趙武靈王二十六年魏襄王十九年韓襄王燕昭王十二年

秦涇陽君爲質於齊

秦華陽君伐楚大破楚師斬首三萬殺其

將景缺取楚襄城

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有西不讓楚靈王所謂大城陳蔡不美賦皆于樂是也

昔音郎漢書地理志作更

楚王恐使太子爲質於齊以請平爲楚懷王入秦而卒齊而太子以邀

楚張

秦丞相穰里疾卒以趙人樓緩爲丞相疾滑稽多智秦人

號曰智穰且爲之諺曰力則任鄙智則穰里韓太子嬰卒公子

蟻黶質於楚楚欲納之爲韓太子乃與師圍韓雍氏韓令使者求

救於秦秦師不出韓又令尙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

隱蔽出爲雁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殺臣聞之歸揭者其齒寒

願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眾矣獨尙子之言是召尙子入宣

太后謂尙子曰妾事先王日先王以其辭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

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

眾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

有利焉會楚解雍氏圍秦師遂不出

王十六年

秦昭襄王八年楚懷王三十年齊湣王十五年荆武靈王二十七年魏襄王二十年韓襄王燕昭王十三年

初趙武靈王納吳廣之女孟姚有寵是為惠后

孔穎達曰后後也言其後於天子亦

以黃後指以戰國諸侯

生子何需愛盪欲及其生而立之五月戊

申遂大朝東宮傳國於何王廟見禮畢出臨朝

廟見始即位大夫而見朝廟也

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傅王

相國之官始此秦并國之漢魏以降其位尊於丞相

武靈王

白號主父

主父言獨國之主之父也

主父欲使子治國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

略湖地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欲以觀

秦地形及秦王之為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

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

附錄昔

疾五日不知人及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夢三代之管其豈動人心者告我晉國且世良

七世而亡余思虞舜之勤將以其胃文孟姓配而七世之讓及是  
趙王嘗遊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曰美人芙蓉兮顏若花之榮  
命乎命乎曾無我贏異口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哭而謂  
之因夫人而稱其女也處節孟姓也習學記言云武靈王胡服習  
管天下因於吳姓

齊王魏王會於韓

秦人伐楚取八城秦王

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兄弟盟於黃棘

至驩也

見十年

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

見十年寡人誠不

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

謂戰取妻城

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

求平

見十年

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

妻父曰婚婿父曰嗣字書婚昏也禮娶以昏時婦人陰也

故曰婚婿家女之所因故曰姻字林婚婦家則婿家公彥曰各  
謂男女曰則男曰昏女曰姻若以親言之則女之父曰婚婿之父  
曰姻余按張儀言秦楚再女娶婦爲昆弟之國考之於史自赧王  
四年至是年秦楚未嘗嫁娶也至十九年楚懷王死於秦至二十  
三年楚襄王逆歸於秦陵先已約  
親其後襄王終喪始逆歸成婚而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  
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楚王患之

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益怒屈平及昭睢曰毋行而發兵自守

耳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

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楚王至則閉關劫之

俱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素章臺宮在渭南漢張敞走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臣職曰街

在章臺下漢長安在渭南以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欲盟秦王欲

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因不復許秦人留之

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

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睢曰王與

太子俱困於諸侯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立乃詐赴於齊

赴王去前請太子還王楚齊濟王召羣臣謀之或曰不若留太

子以求楚之淮北楚滅陳蔡封彭於汝滅越取吳故地并有齊相

古徐夷之地皆在淮北即楚所謂下東國齊相

曰不可郢中立王

郢楚都班志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文王自

東從壽春亦名曰郢水逕江水東逕江陵縣故城南又東逕郢城南注云今江陵城楚船官地春秋之渚宮郢城即子囊遺言所城者劉向曰故楚都之郢城今江陵縣北十五里紀南城是也

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

其人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吾不東國吾爲王殺

太子

市謂相要也和如市道也

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

三國謂齊韓魏

齊王卒用其相

計而歸楚太子楚人立之

用遂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賈也齊懷王楚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陰之子我

東地五百里乃歸子不子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樽慎子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幣許嫺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後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

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萬乘之用也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拂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且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轍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轍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與主東地且與生死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敵甲兵願承下應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轍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敵邑之王是常媿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代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怒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隘音扼

秦昭襄王十九年

楚頃襄王橫道忠文王何元年齊湣王二十一年韓襄王燕昭王十四年

秦王聞孟嘗君之賢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請孟嘗君來入秦孟

齊君至秦王以爲丞相或謂秦王曰孟嘗君賢又齊族也

孟嘗君父田嬰

宜王庶弟也

全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秦王乃以樓緩爲相囚

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姬曰願得君狐白

裘

狐白裘緝狐腋之皮爲之所謂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者也

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之秦王

無以應姬求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客有善爲狗盜

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入秦藏中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

爲之言於王而遣之孟嘗君得出卽馳去更封傳變姓名以逃夜

坐至函谷關關法雞鳴而出客時向蚤孟嘗君恐有追者寢之客

之居下坐者有善爲雞鳴而野雞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出關秦

王既出孟嘗君卽悔使人馳傳逐之至關而孟嘗君已出乃還始

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有秦難卒賴二人之力



自是之後客皆服初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弗聽蘇代欲止之  
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代曰臣  
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  
君曰今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梗桃謂土偶人  
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子殘  
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  
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  
耳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  
笑乎孟嘗君弗聽故幾及於難 楚人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  
有王矣秦王怒發兵出武關擊楚斬首五萬取十六城 初齊王  
既遣孟嘗君入秦卽不自安及孟嘗君得脫歸復以爲相任政益

晉君怨秦與韓魏攻之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涓絕一日秦王懼謂  
穰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  
免於國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  
池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  
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  
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  
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甯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  
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 趙

王封其弟爲平原君

班志平原縣屬平原郡勝封於東武城號平原君非封於平原也東武城屬清河郡杜佑

曰今貝州武城縣是也蓋定襄有武城時同屬趙故此加東也移  
遷通澤原文於此下有平原君好士一條今按史記趙武靈王十  
六年納異姓則子何之生必在十七十八年間也武靈王以二十  
七年傳位於何何於是時多則十一少則十臨耳平原君又其弟

也則此時決未及十歲如何便能養士爲豪俠之行倘此時果能招致天下之士則其父武靈王爲李兌公子成所幽死去此只四五年耳勝何以不能救解好士之效何在愚以爲封豨之事雖在此年勝之好士未必卽在此年今移於趙惠文王二十八年平原君薦用趙奢時因事而出之

資治通鑑補卷第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首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周紀四

起赧王十八年盡赧王四十二年

赧王中

十八年

秦昭襄王十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二年齊湣王十七年魏襄王二十二年韓哀王燕昭王十五年楚懷

王亡歸秦人覺之遊楚道懷王從閒道走趙趙主爰在代趙人不  
敢受懷王將走魏秦人追及之以歸初孟嘗君爲齊相再伐楚  
楚人惡之及與韓魏破秦於函谷秦人更忌之秦楚乃縱反閒於  
齊曰孟嘗君名高於主而擅齊國之權將爲亂齊湣王已不能無

疑會有田甲者謀劫潛王王於是益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出奔

按

史記六國年表齊田甲劫王田文走事在周赧王二十一年則此條宜移於後

先是孟嘗君嘗使其舍人

魏子收邑入於薛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

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至是魏子所與粟賢者

聞孟嘗君見逐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

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

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初齊人有馮驩者貧乏不能自

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於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

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置傳舍十日孟嘗

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劍綬

劍綬類可爲繩纆劍把言其劍無物可

繫以小繩繫之也○馮音快纆音句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

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

缺音缺

左右以告

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  
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  
棄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  
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貧而不知足孟嘗君問  
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之於是馮  
驩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爲文收責於  
辭者乎馮驩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  
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  
謝曰文倦於是慣於憂而性悻悻開罪於先生先生不差乃有意  
欲爲收責於辭乎馮驩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

賈收畢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辭使吏  
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令以賈賜諸民因燒其券  
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  
賈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驩曰君云視吾家  
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官中積珍寶狗馬寶外廢美人充下陳君家  
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  
區區之辭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買利之臣竊矯君令以賈賜諸民  
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諾先  
生休矣及是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  
終日孟嘗君顧謂馮驩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驩曰  
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

復鑿二窟孟嘗君子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國富而兵彊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驩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纒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沈於詔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順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驩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爲樂矣初孟嘗君之見逐諸賓無一人從亡者及復位孟嘗君太息謂馮驩曰文嘗好客遇客無所收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



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  
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  
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  
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恐不知所謂也曰生也必  
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  
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  
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無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  
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  
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魯平公薨子緡公賈立

五十九年

秦昭襄王十一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三年齊湣王  
十八年魏襄王二十三年韓襄王燕昭王十六年 楚

懷王發病薨於秦秦人歸其喪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

不直秦 楚大夫屈平自沈於江以死初懷王之入秦平與昭睢  
固諫王毋往王惑於子蘭之言竟入秦而不反平瞻顧宗國繫心  
懷王發於辭章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子蘭時爲令尹聞之大怒使  
上官大夫短屈平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江南平乃被髮行  
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  
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  
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  
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  
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平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  
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  
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

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汨羅水名在長沙府湘陰縣北七十里源出萍章流經湘陰縣分爲二一南流曰汨

水一經古羅城曰羅水至屈潭復合故曰汨羅西流入湘荆楚歲時記原平以五月五日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祭之後平見夢於人言每得所祭皆爲蛟龍所奪食若以籐裹米五色絲繫而投焉則不爲奪矣楚人從之角黍之製是也今人謂之粽

齊韓魏趙宋同擊秦至鹽氏而還括地志鹽氏故城一名司鹽城在蒲州安邑縣掌鹽池之

官因商秦與韓武遂與魏封陵以和十二年秦取魏封陵又取韓武遂趙主父

行新地趙新取中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或漢雁門郡樓煩縣樓煩胡所居地西河即漢西河郡之地魏襄王薨子昭王立世本曰昭王名

趙趙韓襄王薨子釐王咎立釐王名

西二十年秦昭襄王十二年楚頃襄王宣惠文王四年齊湣王秦

尉錯伐魏襄城尉錯魏尉也班志以或縣屬潁川郡以分地考之潁川屬韓蓋與韓分有潁川之地川兵爭潁潁場

之間朝韓尊魏則此時襄城或爲魏土谷亦有之

趙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遷其王於

廣施

班志書趙擊焉上郡唐屬延州爲州治所

歸行賞大赦留酒醑五日

說文曰王德有大飲酒也

師古曰醑之爲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醑醑醑醑

有三人已上不得羣飲犯者罰金四兩思此禁不始於漢故趙亦以開禁醑醑爲

趙主父封其長子章於代號曰安陽君

班志代郡有東

安陽縣括地志東安陽故城在朔州定襄縣界

安陽君素侈心不服其弟主父使田不禮

相之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田不禮忍

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不

顧其害難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而禍之所集也子

何不稱疾毋出而傳政於公子成毋爲禍梯

梯猶階也以木爲之

音禍階也亦可乎肥義曰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易

而慮

而猶

也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

記王命於籍也今畏

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書欲主

吾言安得全吾身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言已在前矣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已止也言肥美也涕

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肥義謂信期曰索隱曰即下文高信

也公子章與田不禮甚可畏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內得主而

外爲暴得主謂章也矯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今吾憂之夜

而忘寐饑而忘食溢出入不可以不備自今以來有召王者必見

吾面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人也信期曰善主父使惠文

王朝羣臣而自從勿窺之見其長子儼然也儼然顯解貌少子臨朝而長子知之故其

貌如此○以下文反比面爲臣文義觀之儼然當魁傑之意計訓爲極備恐未當反北面爲臣謝於其弟

心憚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公子章於代計未決而轅主父及王

游沙耶史記正義曰沙耶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三十里余按沙耶在鉅鹿縣東北七十里

吳宮

吳宮而也

公子章田不禮以其徒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

先入殺之高信卽與王戰

高信以王與公子章之徒戰也

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

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公子成爲相

號安平君

班志廉碑有安平縣非趙地也以公子成能平難而安國故以爲號

李兌爲司寇

章刑是時惠文王少成兌專政公子章之敗也往走主父主父開

之謂開宮門也成兌因圍主父公子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

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之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

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雀糞而食之

爾雅曰生哺發生囑雛也云辨鳥子之異名也鳥子

生而須母哺食者爲穀謂燕雀之屬也

三月餘餓死沙邱宮

補註牛而能自啄食者爲雞謂雞之屬也

紫在順德府平鄉東具二十里紂築此臺多取鳥獸置其中禽獸  
公卒葬沙邱宮穿冢得石槨有銘云不德其子靈公奪我里子章  
曰靈公之爲靈也久矣  
秦始皇東遷亦崩於此  
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主父初以長子

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

吳娃謂吳廣之女孟姬也見上卷五年吳楚之間謂美女曰娃

爲不出

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

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 秦樓緩免相魏拜代之

二十一年

秦昭襄王十三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五年齊湣王二十年魏昭王韓釐王二年燕昭王十八年

敗魏師於解

魏志解縣在河東郡宋白曰解縣地即夏鳴條之野有鹽池之利後漢魏元年騎將李守貞奏罷解州

二十二年

秦昭襄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六年齊湣王二十一年魏昭王韓釐王三年燕昭王十九年韓

公孫喜魏人伐秦

魏書人其將數也

魏拜薦左更白起於秦王以代向壽

將兵敗魏師韓師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級虜公孫喜拔五城秦

王以白起爲國尉

戰國之時有國尉有都尉應劭曰自上官下曰尉武官悉以爲尉

秦王遺楚

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王

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記

二十三年

秦昭襄王十五年楚頃襄王致惠文王七年齊湣王二十二年魏昭王韓宣惠王四年燕昭王二十年楚

襄王迎婦於秦

臣光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

杜預曰歲

如也忍其父而婚其雛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

彌烏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

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爲隸人役故人主不務得道

而廣有其勢是其所所以倍也

秦魏并謝病免以客卿燭壽爲丞相

二十四年

秦昭襄王十六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八年齊湣王二十三年魏昭王韓宣惠王五年燕昭王二十一年

秦伐韓拔宛

宛故申伯國班志宛縣屬南陽郡唐爲鄧州南陽縣

秦燭壽免魏并復爲丞

相封於穰與陶謂之穰侯又封公子市於宛公子慳於鄧



二十五年

秦昭襄王十七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十九年齊湣王二十四年魏昭王韓宣惠王六年燕昭王二十二年

魏入河東地四百里

河東地蓋安邑大陽蒲阪解縣潞河之地也

韓入武遂地二百里

於秦

武遂地十八年秦以予韓

魏芒卯始以詐見重

二十六

秦昭襄王十八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二十年齊湣王二十五年魏昭王韓宣惠王七年燕昭王二十三年

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錯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大良造卽大上造秦十六前軹縣班志

大上造秦十六前軹縣班志

二十七年

秦昭襄王十九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二十一年齊湣王二十六年魏昭王韓宣惠王八年燕昭王二十四年

宋有雀生鱗於城之隙

鱗作鱗似鶴青黃色燕領句喙向風梳翅起乃因風飛逐疾擊鷄鵲雀食之

古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滅滕伐薛

班志薛縣古滕國水經注滕城在薛縣西唐志滕縣屬徐州薛卽孟嘗君所封地

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

三百里西敗魏軍與齊魏爲敵國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故

射天咎地斬社稷而焚滅之

記曰共工氏自子曰句龍能平水土

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求祀之自漢以下

夏禹配食官社后復配食官稷周禮注祀農土穀之神以示威服

鬼神爲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

之人又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以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萬歲者天

下之人謂之桀宋 冬十月秦王稱西帝遣使立齊王爲東帝欲

約與共伐趙時蘇代自燕來宋得見齊王先說濟于髡曰人有賣

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

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願之臣請獻一朝之費

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願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

於王莫爲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

金千鎰以爲馬食濟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王遂

大悅蘇代因問之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固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爲天下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怡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擯秦無爭重而王以其別墨宋未舉則楚趙梁衛皆懼矣是我以名尊秦而令天下憎之所謂以卑爲尊也古人有言曰自卑者人尊之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十二月呂禮自齊入秦秦王亦去帝復稱王 秦攻趙拔杜陽

徐廣曰杜一作懷按班志使陽在太原郡榆次縣界杜陽縣屬扶風注云杜水流入渭陽曰自土師古注云條

詩自土混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自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域又云扶風桐邑有幽鄉公劉所都齊甯則杜陽近桐邑按上說北地之境趙地西至上保虞施或齊其時併有杜陽歟

甲二十八年秦昭襄王二十年楚頃襄王曾惠文王十二年齊湣王二十七年魏昭王韓釐王九年燕昭王二十五年

秦攻魏拔新垣曲陽史記正義曰年表及括地志曲陽故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四十里新垣近曲陽未詳猶的

之處余按直志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沁水所出東流爲濟水輕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爲沁水注云沁水重源出焉西北下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晉文公以信將原師此城也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如此則濟源去垣不遠矣蓋新垣即河東之垣縣也以縣有遷荀謂其新邑爲新垣也

乙二十九年秦昭襄王二十一年燕頃襄王趙惠文王十三年齊湣王二十八年魏昭王韓釐王十年燕昭王二十六年

秦司馬錯攻魏河內漢河內郡即魏河內之地秦并魏河東郡

東移其粟於河內益饒之有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歸之魏國河東河內自爲二郡也

秦敗韓師於夏山 齊潛王起兵伐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

魏王二十八年至三十年

於溫溫周司寇蘇忿生之邑宋遂滅

三十三年秦昭襄王二十二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十四年齊湣王二十九年魏昭王韓釐王十一年燕昭王二十七年

秦王會楚王於宛會趙王於中陽洮志中陽縣屬西河郡水經注文水經太原茲凡縣故城之東

潁王既滅宋而驕乃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狐喧潁為文湖水湖水又東逕中陽縣故城東○中陽師今汾州之孝義也秦蒙武擊齊拔九城齊

議折之桓桓桓四座謂之衢斷斬也○瓜喧之味潁王也王不

若何吏曰斷王曰有法桓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黜與人面數與

桓已不能川其言又斷之桓奮○喧首喧上晉斷名灼陳舉直言

殺之東問左傳晉聞齊州綽門於東陽杜預注曰齊東門蘇氏說齊王曰臣聞用兵而喜

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王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

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與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宰也而

時勢者百事之長也今雖干將莫耶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剗矣音

實堅箭利金不得機絃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銛音而劍

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委衛車舍

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

君跣行告愬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底音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

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而殘剛平墮中牟之郭

衛非彊於趙也幣之衛矢而趙絃機也是以大國之計莫若後起

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眾強敵寡罷也語

曰騏驥之衰也驚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驚馬女子筋

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有

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徵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弱

足而須也

局

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

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鬻釀通都小縣置社存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羣夷傷者空財而供藥完者內補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鑽弦絕傷弩鑽音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襦被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

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替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  
謂諸平聲止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戰攻  
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夫鶴的非咎罪於人也使弓引弩  
而射之中者則喜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  
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  
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之仇之必矣不聽時燕昭王日夜撫循  
其人益以富實乃與樂毅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  
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  
趙別使使者連楚魏且令趙囑秦以伐齊之利以利誘之日請侯  
齊齊王之驕暴皆爭合謀與燕伐齊

五三十一

秦昭襄王二十三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十五年齊  
湣王三十年魏昭王韓釐王十二年燕昭王二十八



年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爲上將軍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

之尉秦官也斯離其名也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

伐齊齊湣王悉國中之眾以拒之戰於濟西水經濟水東北過壽

張縣西界北逆須昌

設城臨邑縣西又北至北平陰城西又東北

過盧縣北於齊地也濟西地在濟水之西

齊師大敗樂毅還秦

韓之師分魏師以賂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秦韓與齊隔遠故先

還其師宋地近於魏

故使略之謂趙師趙師於趙故以方略

部趙取之宋地齊滅宋所取之地

身帥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

大而燕小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攻取其邊城以自益此

長久之利也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爲名無損於齊無益於燕而結

深怨後必悔之樂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

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今軍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禍

亂內作則齊可圖也若不遂樂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

其民則難慮也遂進軍深入齊人果大亂失度齊王出走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爲昌國君班志昌國縣屬齊郡封毅爲昌國君以其能昌大燕國也遂使留徇齊城之未下

者齊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官舍之稱臣而共具齊王不遜衛人侵之齊王夫奔鄒魯有騎色鄒魯弗內遂走莒莒春秋莒子之國齊滅之班志莒縣屬城

陽國國都也宋白曰周武王封少昊之後嬴姓效與於莒始稱計斤城在今高密縣東南四十里春秋時建於莒隱公二年莒人入向註云今城陽莒縣莒自初封二十三君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爲楚簡王所滅漢爲莒縣城陽王所都

爲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而數之數其罪也曰千乘博昌

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漢置千乘郡博昌縣屬焉後漢更千乘郡爲樂安國十三州志曰昌水其勢平

故曰博昌唐志千乘博昌二縣皆屬青州○千乘即今青州府之樂安縣博昌即今青州府之博興縣王知之乎曰

知之嬴博之間地坼及泉班志嬴博二縣屬泰山郡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

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及泉者地以告也有人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告矣而王不知誠焉何得無誅遂擢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於鼓里

荀子論之曰國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基也齊人謂索爲匹夫不可得也齊潛宋獻是也故用

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爍然扶持心

國且若是其固也爍然落石貌補註字書爍有三音一音歷拍也舒也一音略擊也一音洛打也今以下文扶持之義推之當是用力之貌心國者以心爲國之所與爲之也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衛則扶持心國之義

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嚮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基定也基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

白明也

是所謂義立而王也德雖未至也

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賞已諾信於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

與謂黨與也卽下文所謂與國也

如是則兵勁城固敵

國畏之國一基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

五霸夏昆吾商大彭豳韋周齊桓晉文或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爲五霸

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惟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脩正其所

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  
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  
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荼之而亡齊滑澤公是也故用彊  
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  
引馳外爲務引謂日朝丁度曰朝駕牛具在野曰朝蓋駕馬亦用朝也故張南足以破楚西  
足以誦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史記齊閔王十年伐燕取之二十二年與秦敗楚於  
重邱南制楚之淮北三十六年與韓魏攻秦至函谷三十八年伐宋滅之通謀謀孟子以取燕事屬之齊宣王及以燕  
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振已枯之木則枝葉摧落而本根覆矣而身死國亡爲天  
下大僂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無他故焉惟其不由禮義而由  
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自也善擇者制人  
不善擇者人制之

樂毅聞蠶邑人王蠋賢

劉熙曰書齊西南近邑括地志載里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春秋時魏邑又云蠶

邑蠋所居即此邑因澗水爲名也京相璠曰今臨淄有澗水西北入海即魏志所謂水如時齊相似然則澗水即時水也余按後漢耿弇攻張步進軍蠶中在臨淄西安二邑之間令軍中環蠶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

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蠶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國破君亡吾

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燕師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奔潰樂毅修整

燕軍禁止侵掠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寬其賦斂除其暴令修其

舊政齊民喜悅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

膠東漢爲王國水經膠水出琅琊縣膠山北過

膠東下密又北過東萊當利縣入海膠水之東爲膠東國

前軍循

泰山以東至海略琅琊

琅琊秦置爲郡其地東至海而距淮○琅琊即今兗州府之沂州

右軍循

河濟屯阿鄆以連魏師

河濟注已見一卷安王十五年然僕及濟水入河而溢爲榮一節今據水經濟水自

榮東流至濟陰樂氏縣西分爲二流其南流爲荷水東南流至山陽湖陸縣與泗水合其北流東北流入於鉅野澤東北過東郡高唐縣界北逕須昌段城至鄆邑縣西濟津口與河水合此蓋言齊地在河濟之間者也參考上濟西注可見阿東阿鄆縣城○荷音

後軍劬北海以撫干蔡

自臨淄東北至海北海地也漢置郡

中軍據臨淄而鎮

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間封王蠋之墓齊人食邑於燕

百二十餘君有爵位於薊者百有餘人

薊燕都也班志薊縣屬廣陽國唐爲幽州治所今爲

燕京水經注薊城也北隅有薊邱故名

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

秦王

魏王韓王曾於京師

廣三十二年

秦昭襄王二十四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十六年齊襄王法章元年魏昭王韓釐王十三年燕昭王二十

九年秦赴會於穢秦拔魏安城

班志安城縣屬汝南郡司馬彪志作安成時魏地南至汝南秦自武關出

兵攻拔之括地志安城在豫州汝陽縣東南十七里一日在澤州吳房縣東南

兵至大梁而還

秦魏冉

免相 齊淖齒之亂潛王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傭太史  
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因與私通王係  
賈從潛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  
出而不還則我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尙何歸  
焉王孫賈乃入市中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潛王欲與我誅之者袒  
右也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潛  
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久之乃敢自言遂立以爲齊王保莒  
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趙王得楚和氏璧楚人  
得玉璞獻之楚厲王王使玉人視之曰石也王以爲和爲詐則其左  
足及武王立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王又以爲詐而刑其右足  
及文王立和乃抱璞而泣於荆山之下王聞之使玉人理其璞而  
得寶因命曰和氏之璧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外國象天內方象  
地。別 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欲勿與畏秦彊欲與之



恐見欺以問前相如對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

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均之二策甯許以負秦曲

使秦負曲也

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之趙王遣之相如至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強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與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尙不相欺況大國乎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璧天王必欲

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噉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與城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伴與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還奪遂許齋五日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於庭引見相如相如曰秦自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聞至趙矣且秦疆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疆而先割十五都與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惟大王與羣臣熟計之秦王與羣臣相視

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卒廷見相如舉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拜爲上大夫其後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衛嗣君薨子懷君立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禱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君爲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此蓋賂於關市之官則關司關掌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監司市掌市之治既而召關市問有客過教政刑量度禁令職國之時合爲一官 與汝金汝回遣之回遣謂還其金也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

荀子論之曰成侯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

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禮也故修禮者王  
爲政者疆取民者安聚斂者亡

〔肥〕三十三年

秦昭襄王二十五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十七年齊襄王二年韓昭王韓宣王十四年燕昭王三十年

秦伐趙拔兩城

〔肥〕三十四年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十八年齊襄王三年燕昭王韓宣王十五年燕昭王三十一年

秦伐趙拔石城

史記正義曰地理志右北平有不疑縣括地志石城在相州林慮縣西南九十里疑相州石城是余

謂北平之石城燕薊也相州之石城碓境也皆非趙地此石城卽  
伏西河之離石縣城拓拔統分西河置五城郡又置石城縣蓋此  
地是秦穰侯復爲丞相 楚欲與齊韓共伐秦因欲圖周王使

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周不可圖也

令尹楚上卿執其國昭之政猶秦之丞相也

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何不可圖武公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  
不圍夫一周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眾辱於晉

資治通鑑

卷四

周紀四

三十四年

十七

史記

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所

知也

周禮雖小諸侯尊之故可敵二十晉

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

其主

杜佑曰洛陽古成周之地今洛陽城東三十餘里故城是周之下都也晉師諸侯之以居敬王至孝王封其弟桓公於

河南以饒周公之官以至孫惠公乃封少子於豐號曰東周王報立東西周分理又徙都西周則王城也裂其地不足

以肥國得其眾不足以勁兵雖然攻之者名爲弑君然而猶有欲

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

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誦

楚之名足以尊王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其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

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爾意是誠蘇厲謂周子曰敗韓魏

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又將攻梁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

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望曰善射可殺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殺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射子支左屈右夫射

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爲氣力倦弓疲矢鉤一發不中  
前功盡矣今公發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馬能解石新公之功多  
矣今公又以秦之兵出塞過孔馬殺韓而以攻  
累一攻而不傷前功盡滅公不若稍病不出也

**三十五年**秦昭襄王二十七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十九年齊  
襄王四年魏昭王韓宣惠王十六年燕昭王三十二年

**秦白起敗趙軍斬首二萬取代光狼城**索隱曰地志不載光狼城  
蓋屬趙國史記正義曰光

狼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里唐曰本中山地趙武靈王取之  
其地在代余考史以代光狼城縣而書之康以爲其地在代可也  
又云本中山地中山與代舊爲兩國伏在山之陰中山在仙之陽  
既云在代不當又云本中山地如康意則以爲光狼本代地趙襄  
子滅代而中山侵有光狼地武靈王既滅中山始有光狼之地白  
起自上郡九原塞中下兵始能敗趙軍取光狼史既不先序其兵  
行之路又無考光狼  
城之所則闕疑可也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兵扶風汧縣之西有六  
隴山名隴坂上者七  
日方越自隴以西本冀戎隴戎氏羌  
之地秦累世攘拓以其地置隴西郡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按秦兵  
時因蜀  
出巴郡枳縣路以  
攻拔楚之黔中楚獻漢北及上庸地漢北謂漢水以北宛葉樊  
鄧隨唐之地上庸曹魏新  
城唐房陵  
郡之地

三十二年

秦昭襄王二十八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二十二年齊襄王五年魏昭王韓釐王十七年燕昭王三十三年

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

史記正義曰鄢鄧二城並在襄州括地志故鄢城在襄州安養北三里古鄢子

之國又按水經往鄢城當在空城南有鄢水左傳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而濟卽其地徐廣曰西陵屬江夏余謂西陵卽夷陵班志

夷陵屬南郡水經江水東運夷陵縣又東逕西陵峽蓋縣城去陝不遠○鄢卽今襄陽府之宜城縣鄢卽今南陽府之鄧州

秦土使使者告趙王願爲好會於河外澠池

漢志澠池縣屬宏農郡杜佑曰澠池有東

西貝利二城卽秦趙會處宋白曰在今縣西十三里

趙王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

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

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

秦望趙王許之會於澠池秦王與趙王飲酒酣秦王請趙王鼓瑟

瑟二十五錢伏義所作史記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悲趙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趙人善瑟故秦請鼓之○通音免趙

王鼓之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

聞相如亦請秦王擊缶

缶瓦器。擊，雅曰：擊謂之缶。注云：缶也。得，俾日：即天相缶而鳴。秦音也。又曰：缶

所以盛酒。秦人鼓之以節樂。故陶曰：缶如足。缶，石也。

秦王不肯相

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

蘇註：不敢正言欲殺秦王，使其在後，人而反言。

飲自刎，使頸

血濺秦王也。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蘇註：說文

分也。假也。如

風行草，假也。秦王不憚爲一擊，缶相如願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

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爲之備。

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

毛見曰：人道尚右，故

以右爲尊。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藺相如素賤人，徒以口

舌而位居我上，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

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欲爭列，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

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



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  
顧吾念之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  
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  
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荆所以答故負之以請罪肉袒者袒而露其肉曰鄙賤之人不  
知將軍寬之至此也遂爲刎頸之交言襟相契離劍斷其首無所顧也

司馬遷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簡相如引璧呢  
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  
其氣威伸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大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初燕人攻安平

括地志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

臨淄市椽田單在安平使其

宗人皆以鐵籠傅車轄

椽字市官屬也卷鐵以傅車轄故謂之鐵籠車轄頭謂之轄

及城潰人

爭門而出皆以軸折車敗爲燕所禽獨山單宗人以鐵籠得免遂

奔卽墨是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卽墨未下樂毅乃并右軍前軍以  
圍莒左軍後軍圍卽墨卽墨大夫出戰而死卽墨人曰安平之戰  
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因其立以爲將以拒燕樂毅  
圍二邑暮年不克乃令解圍各去城九里而爲壘令曰城中民出  
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卽舊業以鎮新民三年而猶未下或譏之於  
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  
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  
南面而王耳今齊人已服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  
多美女又將忘其妻子願王圖之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而  
讓之曰先王舉國以禮賢者非貪土地以遺子孫也禮所傳德薄  
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爲無道棄孤國之亂以害先王寡人統位

痛之入骨故廣延羣臣外招賓客以求報讎其有成功者尙欲與之同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國固樂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樂君若能齊與燕茲爲列國結歡同好以抗諸侯之難燕國之福寡人之願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

賜樂毅妻以后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輅車乘馬後屬百兩

夏英仲作

車至周而備其制輿方象地蓋圓象天三十輻以象日月蓋弓二十八以象列星龍旂九旂七切齊軫以象大火烏旗七旂五切齊較以象鶴火熊旗六旂五切齊肩以象參代建旄四旂四切齊首以象營室弧旌枉矢以象弧此諸侯以下所建者也輅車之後又有馬車百輛亦當以諸國之儀乘馬四馬也孔穎達曰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爲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以車有兩輪故車稱兩造國相奉而致之樂毅立樂毅爲齊王樂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

開於燕

係子五開有反開  
因其敵開而用之

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

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王

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以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

卽墨殘矣燕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

樂毅知王不善代之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令城中

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城中燕人怪之田單因

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

起引還坐東鄉師事之卒曰臣欺君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

出約束必稱神師

出半恐眾心未一  
故假神以令其眾

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剗

所得齊卒

剗割  
鼻也

道之前行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降

者盡剔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縱反開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

冢墓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鋪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棄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繒音縵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繫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平尾炬火光明炫爍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毛見曰人道而南備北故以敗走爲北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爲齊用單兵日益

多樂勝燕日敗亡走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焉乃迎襄王於

莒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

齊以田單安國不難又齊齊以安平故因以安平封之

齊王以太

史敫之女爲后是爲君王后牛太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

嫁非吉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

人子之禮

趙王封樂毅於觀津

齊志觀津縣屬信都國

尊寵之以警動於

燕齊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

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

軍之意乎樂毅報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

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

恐侍御者不察先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自臣所以事先王之

心故敢以書對臣聞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

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深怨積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願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齊器設於甯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駟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篲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嫌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

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

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

伍子胥楚人也楚平王信讒殺其父兄子胥奔吳吳王闔閭信而用之佞楚

入郢闔閭卒夫差立子胥屢諫不聽賜之鴟夷以死子胥既死夫差取其尸盛之鴟夷浮之江中應劭曰鴟夷槁形也以馬革爲之韋昭曰革囊也或曰生牛皮也索隱曰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神也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生計也雖毀辱之

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

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

雖不佞

不佞猶言不才也

數奉教於君子矣惟君王之留意焉趙王嘗欲

與樂毅謀伐燕毅泣而對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

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



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閒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卒於趙

號曰望諸君

望諸君名本齊地毅自去齊趙趙人以此號之本其所從來也

田單相齊過淄水

水經淄水出秦山蒙萊縣原山東北過臨淄縣又東北入於海

有老人涉淄而寒出水不

能行田單解其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於人將以取我

國乎不早圖恐後之變也左右顧無人殿下有貫珠者

殿下殿殿之下也昔

舜遊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爲何如

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

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

單亦憂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

曰善乃賜單牛酒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朝日宜召田單而

捐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

穀費也乃使人

聽於闔里聞天夫之相與語者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跣之狗吠堯非貴跣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哉安平君曰敬聞命矣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向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賜之數月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曰夫一人之身而牽雷萬槩者豈不以據勢也哉

謂貂勃以安平君平之重楚王雷而雷遇之

也

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異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

內撫百姓外懷戎翟禮天下之賢士其志欲有爲顛王察之與日

王曰召相單而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

徒跣徒行而跣足也

退而請死

非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

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之酒酒酣王曰召相單而來貂勃避席稽

首曰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

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

也然則周文王得臣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

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安得此亡國之言乎且自天地之闢民人

之始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王不能守王之社稷

燕人興師而莫齊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卽墨二

里之城五里之郭傲卒七千人禽其司馬

指騎

而反千里之齊安

平君之功也當是之時舍城陽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

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棧道木閘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

架木通路曰棧道

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嬰

兒之計不爲此也王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其危矣

乃殺九子而遂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夜邑戰國策作夜邑莊志依縣爲東

萊邱○夜邑卽今之萊州府

田單將攻狄

狄今樂安臨濟縣也

往見魯仲連魯仲連曰

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卽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

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

小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

拄音

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邱田

單乃懼問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連曰將

軍之在卽墨坐則織贊立則仗鉞爲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尙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

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

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澠音有生

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

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拔枹鼓之枹音狄人乃下仰連齊人

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倣音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初齊有

辯士田巴譏於稷下一口而服千人仲連時年十二號千里駒往

謂巴曰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口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

對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巴遂終身不復談初齊潛

王旣滅宋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奔魏魏昭王以爲相與諸侯共伐

破齊潛王死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  
畏孟嘗君與之連和雍門周欲以琴諷孟嘗君乃操琴求見之孟  
嘗君曰先生鼓琴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  
賤昔富而今貧擠壓窮巷不交四鄰不然身材高妙懷寶抱異逢  
讒權勢怨結而不得伸不然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  
無相見期不然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與野澤爲鄰入用掘穴爲  
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  
心矣臣一爲之按琴而長太息未有不凄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  
下居則廣廈高堂連園洞房下羅幃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  
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綵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  
鼓約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圍巡弩下高鳥勇士格猛

蹴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  
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雖然臣竊有爲足下  
悲者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  
無事不從仰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仇於辯  
矣夫以秦楚之彊而報仇於弱辯猶磨礮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  
行矣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  
臺旣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游兒牧豎踴躍  
而歌於上眾人見之無不愀然爲足下悲之愀音情曰孟嘗君之尊  
貴亦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  
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歔而就之曰  
先生鼓琴令文立若破國亡世之人也至是孟嘗君卒諸子爭立

而齊魏共滅薛孟君絕嗣

三十七年

秦昭襄王二十九年楚頃襄王遣惠文王二十一年齊襄王六年魏昭王韓宣王十八年燕惠王元年

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

郢卽今之荊州府

楚襄王兵散遂不復

戰東北徙都於陳

陳卽今開封府之陳州

初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

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侯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

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楚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

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至是秦果舉郢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襄王謝曰寡人不用先生之言以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

曰鄙語云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昔湯武

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補短猶數千里豈特



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蟻  
室仰飲甘露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  
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  
雀因是以俯囓白粒囓音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  
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  
其類爲招搖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  
黃雀其小者也黃鶴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囓鱗仰噴  
陵蕩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器慮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  
矰引繳繳折清風而耘矣矰音故畫游乎江河  
夕調乎鼎鼐夫黃鶴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於高陂

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  
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  
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  
左州侯右夏侯犖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禱之粟而載方府之  
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  
方受命乎秦王填隄塞之內而投己乎隄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  
變作身體戰栗於是乃以辛爲執圭號曰陽陵君封之淮北 秦  
以郢爲南郡封白起爲武安君

卅三十八年

秦昭襄王三十年楚頃襄王與惠文王二十二年齊襄王七年魏昭王韓釐王十九年燕惠王二年 秦

武安君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 魏昭王薨子安釐王立

卅三十九年

秦昭襄王三十一年楚頃襄王與惠文王二十二年齊襄王八年魏安釐王元年韓釐王二十年燕惠王

資治通鑑補

卷四

魏昭王

三十七年

至四十二年

天

則補

三年秦武安君伐魏拔兩城 楚王收東地兵

東地蓋楚之東也 境淮汝之地也

得十

餘萬復西取江南十五邑

補註十五邑卽三十七年拔郢時爲秦所取者郢在江北楚未能取十五邑在

江南秦不能守 魏安釐王封其弟無忌爲信陵君

宋白曰信陵君邑於南今

宋州南慶縣古甯城也

丙四十年 秦昭襄王三十二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二十四年齊

襄王九年魏安釐王二年韓釐王二十一年燕惠王四

年 秦相國穰侯伐魏韓暴爲救魏穰侯大破之斬首四萬暴爲走

開封

班志開封縣屬河南郡贊曰開封故城在今汴城南宋開封白曰今汴州開封縣南五十里開封故城是漢理所

魏納

入城以和穰侯復伐魏走芒卯人北宅送圍大梁

北宅卽魏人割宅賜

溫以和

溫縣卽春秋溫邑屬晉唐屬孟州

丁四十一年 秦昭襄王三十三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二十五年

齊襄王十年魏安釐王三年韓釐王二十二年燕惠

年 王五 魏復與齊合從秦穰侯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 魯滑公薨

子頃公自立

成四十二年

秦昭襄王三十四年楚頃襄王遣惠文王二十六年齊襄王十一年魏多歸王四年韓釐王二十三年燕

惠王趙人魏人伐韓華陽

司馬彪曰華陽山名在河南密縣北地志在鄆州管城縣南四十里水經註黃

水出新鄭縣太山黃泉東南流經華陽西史伯謂鄭桓公曰華君之土也華陽曰華陽名韓人告急於秦秦王

弗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矣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筮如秦

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何也

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請發兵

矣乃與武安君及客卿胡陽救韓八日而至敗魏軍於華陽之下

走芒卯虜三將斬首十三萬武安君又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

萬人於河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止之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

出耶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

幾也今有人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  
 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縮之  
 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  
 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  
 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遽效其上可乎  
 王乃止魏段干子請割南陽子秦以和古子與字通下書南陽賈  
鄆應劭曰晉始改南陽今南陽城是也其地在今山南河北故曰  
南陽劉原父曰修武即晉之南也武  
伐紂勅兵於常故曰  
修武有古南陽城  
 蘇代謂魏王曰欲墾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  
 也今王使欲地者制墾欲墾者制地魏地盡矣墾印也夫以地事秦  
 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  
 更矣對曰夫博之所以貴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

不如用臬也

惠司農註考工記曰博立臬某宋玉楚辭曰篋岐采  
其有六博成臬而牟吁五白謝艾曰六博得臬者勝

史記正義曰博頭有刻爲臬鳥形者魏得臬者合食其子不便也魏王  
便則爲除子也梁湘東王釋博食子未下以其有便不便也

不聽卒以南陽爲和實修武

修武縣今屬懷慶府

時秦穰侯欲益趙甲四

萬以伐齊襄王懼使蘇代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

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

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

也秦之深仇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

以肥趙趙秦之深仇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楚

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決

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首楚不信多出兵

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

晉楚則晉楚安齊與兵而爲帳劔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  
伐齊以齊伐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  
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矣夫取三晉之腸  
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敵邑之王曰秦王明  
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申四萬以伐齊矣穰侯乃  
止 韓釐王薨子桓惠王立 韓魏既服於秦秦王將使武安君  
與韓魏伐楚未行而楚使者黃歇至聞之畏秦樂勝一舉而滅楚  
也乃上書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至極也冬至陰之極而陽  
生焉夏至陽之極而陰生  
致至則危累棊是也爾註取物道  
之物上曰致今大國之地偏天下有其二  
壘秦國之地有天下西北  
之二壘稱註垂邊陲也此從生民以來萬棊之地未嘗有也先  
王三世不忘记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山東合從韓  
魏是其要今王使盛橋

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

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

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掇徐廣曰始皇五年取酸棗虛棗

曰燕縣有桃城班志東郡有燕縣陳留郡有酸棗縣水經注濮渠

東北至燕城內爲臨清湖又經桃城南即魏國策所謂燕酸棗虛

有邢耶劉昭曰邢耶故邢國史記正義曰邢耶在汝州武德縣東

南二里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

以臨仁平邱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徐廣曰皆魏陳留索隱曰仁

黃濟陽三縣焉陳留仁地關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加外臣費曰

縣有黃濟師古曰左傳魯惠公城宋師於黃杜預以爲外黃縣有

黃城卽此地也索隱又曰謂秦以兵臨仁平邱二縣則黃濟陽嬰

城而自守也史記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按水經注黃

溝名也河水舊於白馬而流通濮濟黃溝濟陽故城在曹州宛句

縣西南康曰蒲在長垣之蒲鄉衍在河南與卷迎首蓋牛首垣卽

長垣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



不敢掠王之威亦單矣

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濟案隱曰濮水地名近濮水水經濮水上承濟水於封邱

縣班志所謂濮水首濟者也東北流左會別濮水水受河於鉅野縣杜預所謂濮水出酸棗縣首受河者也東至蔡氏縣與濟同入鉅野澤言秦既服濮又割濮之北則地連於齊是注齊之要也

魏地既入於秦則楚趙之聲勢不接是絕楚趙之脊也索隱曰單

盡也言秦王之威盡行也王若能保功守威緇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

後患三土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仗兵革之彊

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詩變大雅薄之辭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易未濟小狐沈濟濡其尾此言

始之易終之難也昔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

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事見左傳史記正義曰艾山在兗州博縣南六十里三江卽禹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也吳地記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水源曰浦智氏之

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

鑿臺之下

事見一卷威烈王二十三年水經注太原檢次縣同過水側有鑿臺

今王如楚之不毀而

忘毀楚之疆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夫楚國拔也鄰國敵也

今王信韓魏之善王此正吳之信越也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

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

索隱曰重

世猶再

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

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摺頤

謂之首身分離

暴骸骨於草澤頭

顛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

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

矣

脰音豆

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

乎

資之謂資以兵也

且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

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

壤

索隱曰楚都陳隨水右壤蓋在隨水之西今鄧州之右此皆廣川

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

記檀弓成子高曰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註云不食謂不墾耕王雖有

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

四國必悉也兵而應王秦楚之兵情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

與銓湖陵陽蕭相故宋必盡

魏志開縣屬楚國方與湖陵縣屬山陽郡登蕭相三縣屬沛郡陽縣屬梁

國史記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兗州南故宋地○銓音質陽音唐

齊人南而攻楚泗上必舉

魯國有泗上之地

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

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水爲境東

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慮天下之國莫熾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

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臣爲王

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魏必斂手而朝王施以東山

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魏必斂手而朝王施以東山

之險帶以曲河之利

東山對華山以至略寒諸山皆在咸陽之東南縣順而南流至華陰潼關千里一曲按水經河水自雲中沙

關此而東注所謂曲河也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成

鄭

鄭韓之

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

許春休許國唐

志許鄆陵二縣皆屬潁川郡上蔡故蔡國蔡仲所封後徙新蔡故此爲上蔡召陵鄆齊桓公伐楚所次之地二縣班志皆屬汝南郡

繞者大梁其境南至汝南許鄆陵居其間二邑皆脅於秦兵嬰城自守則楚之上蔡召陵不能與大梁往來矣如此魏亦

關內侯矣大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

拱手而取也

齊右壤謂齊西之地也

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

東西爲經兩海東海

西海是燕趙無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而搖齊楚此

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王從之止武安君而謝韓魏使黃歇歸約

親於楚

東坡通鑑補

卷四十二

三

四

資治通鑑補卷四終